

一直在想,在我的有生之年,最后一定要完成一本小书:每天记住一件事,写好一篇小文章。哪怕每天只是完成几百个字,那就很好。

而最大的问题就是——没有足够的时间。而时间,对人是多么珍贵啊!“缓事宜急办,急事宜缓办。”

这两句“名言”,是谁写的,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,只记得第一次看见并记住这两句话的时候,我才只有五岁。似乎在这两句话后面还有别的语句,可惜的是,这记忆已经被我的疾病所损坏、被岁月的长河所淹没,留下的只有这两句,让我一直念念不忘。

所以,当我决定要把这本小书完成时,就想起这两句话来。哪怕写得很慢、很笨拙,有点累,有点不自量力,我还是,要写下去。

自从2008年脑溢血手术以后,我的能力,特别是说话和写作的能力,与以前有着天壤之别。家人和很多老友都劝我:好好休息,不要再动笔了,多多保重身体!大家是出于好意,但我心里总是有所不甘:每天只是为了单纯的生存而碌碌无为,却不做一点对自己有意义的事,生活就太无聊了,这样地活着,对我来说,没有意义。

何以解忧,惟有写作。对于家人和朋友,我是个不听话的老人。我也明白,现在我能写的,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“沧海大文章”,而只是存在我过往岁月里一些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的细节。旧事新说,当然都不是什么大事。我干脆就把这些留存记忆里的各种细节一一记取,让自己心里舒坦安宁一些——特别

一棵野桃树

陈连官

这片旷野,在那个角落,是我的老家。老屋已拆迁。只是那棵桃树还立在那里,今年又是满满的——一棵桃果。桃树算老树了,但依然长得很旺,否则不会开枝散叶,桃子长得满满的。

这棵桃树是野生的,那年,从果园乡买回了一篮子桃子,姐妹几个吃完后,将桃核丢进了宅前的自留地里,后来,有几颗桃核成为了树苗。这棵虬劲苍桑的桃树,就是那时留下的。

我很惊诧于生命力量的蓬勃,就是这棵桃树,在旷野上存在了好久好久。离家的那些年,她总是默默地开着花结着果。

老家没拆迁前,倒是常去走走看看的。算起来,我与桃是有缘的。上世纪南汇县举行桃花节时,我被借调到了桃办,策划了《桃之春韵》等大型主题活动,促成了许寅先生为南汇创作的“新桃花源记”。老家拆迁时,我关照过开发商,希望将此树保留。因为这棵立于旷野上的树,见证着一个时代,或许还有更多。

留与不留,也没多大关系。留了,可以有一个故事在这片土地的传扬;不留,她已在我心里了。



是那些曾经写过又忘不了的人与事,每当回想起来,总是历历在目,记忆犹新。于是,不用逐字推敲,不用细究题目,一切的一切,都可听其自然。

一提到“细节”二字,脑子里就会一下子冒出来

细节

叶文玲

许多琐碎的小事。

首先,我想到的是谢晋。作为一位最优秀的导演,我在片场曾经亲眼见到他对“细节”的重视——他不但对演员的演技和表情要求非常严格,甚至对演员的衣着、颜色甚至衣服上的每一粒纽扣,都会仔细检查,要求做到与剧中的背景年代完全一致!否则一旦被观众看出破绽,就会“出戏”,细节的不真实会影响观众的评价与认可,那整部“戏”就失败了!

所以我在这里所记录的那些涓滴细节,都是我印象最深、最真的小事,也许会有所遗漏,但是我可以保证和确认的是,每一件,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

那么,要把这本书,这本几乎包括了我一辈子所经历的细节的方方面面都写出来,似乎应该先从袁鹰先生说起。

袁鹰先生,可说是我最好的老师之一,在他的《清风集》里,曾经细数茶的栽培、制作乃至烹煮技艺,以及记述茶馆、茶屋的流变演化,更记录了我们的这些饮茶、嗜茶的老老少少的茶人茶客,欢聚一堂、倾心交谈的场景,种种欢乐尽事,真是说不完,道不尽。

“尽管酒与茶常相亲,茶却比酒更高洁”。正是在他的启发之下,我才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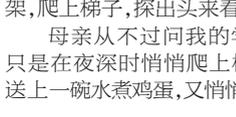
这篇旷野,在那个角落,是我的老家。老屋已拆迁。只是那棵桃树还立在那里,今年又是满满的——一棵桃果。桃树算老树了,但依然长得很旺,否则不会开枝散叶,桃子长得满满的。

这棵桃树是野生的,那年,从果园乡买回了一篮子桃子,姐妹几个吃完后,将桃核丢进了宅前的自留地里,后来,有几颗桃核成为了树苗。这棵虬劲苍桑的桃树,就是那时留下的。

我很惊诧于生命力量的蓬勃,就是这棵桃树,在旷野上存在了好久好久。离家的那些年,她总是默默地开着花结着果。

老家没拆迁前,倒是常去走走看看的。算起来,我与桃是有缘的。上世纪南汇县举行桃花节时,我被借调到了桃办,策划了《桃之春韵》等大型主题活动,促成了许寅先生为南汇创作的“新桃花源记”。老家拆迁时,我关照过开发商,希望将此树保留。因为这棵立于旷野上的树,见证着一个时代,或许还有更多。

留与不留,也没多大关系。留了,可以有一个故事在这片土地的传扬;不留,她已在我心里了。



《茶之醉》里,写出了对茶从浅尝到喜爱直到最后成为无法割舍的嗜好,从只知道大碗喝茶的“痴态”,到学会浅斟细啜,慢慢体会到喝茶对生活的浸润、染香,直至最后的结论:喝茶可滤梦!

跟袁鹰老师的第一次见面,现在的我已经无法回忆起准确的时间了,第一时间想起来的,是他写给我的那幅字:“与有肝胆人共事,从无字句处读书”,现在依旧挂在老家楚门“文玲书院”的“心香斋”里。他曾多次当面提笔书赠与我,尽管现在我们难得一晤,但笔力依旧,墨香犹存。

说起书法,最让我忘不了的,是那一次在北京,他陪我走了很远的路,去找赵朴初老先生题写书名——就是那本我刚刚全力以赴地写成的《敦煌守护神——常书鸿》。出发之前,袁鹰老师已向赵朴老事先告知,获朴老欣然应允。于是我们一路说说笑笑,到了朴老的居处。

当时朴老很高兴地说:“你们稍等一下,我去拿笔,还有我用的纸和印章的东西过来……”于是他当即拿了纸和笔过来。而朴老的夫人这时从另一个房间跑了过来,跟我们说:“你们不要让他忙吧,让他休息吧!……”

袁鹰老师和我一怔,只好点点头回去。而最后,赵朴老终是未能题写该书书名,在我心里,留下了一份深深的遗憾。

回去的路上,袁鹰老师怕我心里难过,一直在安慰我,他说:“没有关系,他知道,我们心里都知道就好。”他对我的关怀,对每一个作者的关照,着实难以用言语表达。

袁鹰老师早已是《人民日报》副刊主编,在他任职期间,我好多散文都是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。所以,就散文与我来说,袁老可说是我的恩师,特别是他创意的主题、并与冯立三、梁晓声两位先生一起编选的那本散文集:《我们伟大的母亲》——让每个作家都写一篇关于自己母亲的散文,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。

那一年是1999年的秋天,我正忙于写作有关中日友好交流的游记《情有独钟》,完成后才得知他们正在进行“关于母亲与

了碗,撑着微胖的身子小心翼翼爬下去。

填报志愿那几天,小阁楼又喧闹起来。各人谈理想,抒豪情。一个填哈军工,一个填清华,一个填西安交大,还有一个填了同济。我也雄心勃勃,非复旦新闻系莫属。班主任胡国民也鼓励我去考。只有父亲忧虑地说:“我们成分不好,还是实际一点。”我理直气壮地反驳:“党的政策,一、有成分;二、不唯成分;三、重在表现。我是班干部,怕什么!”父亲看了看我,没再说什么。

我们的考场设在一所大学里。草坪边很早就有考生等着了,都和我一样,没人陪同。那天母亲起了个大早,给我装好

我回泰州,朋友华邀请我在江边吃美食,他是深谙美食的行家,每次都给我惊喜。这一次也不例外,依然很家常,咸肉蒸饭。咸肉薄如蝉翼,灯光下透着红白相间的玛瑙色泽,米饭是新鲜的稻米,蒸得恰到好处。我一口气吃完一碗,连肉带米饭,连声夸:够味,够味。

记得上一次他的创意是鱼泡(书面写为“鱼鰾”)花生,好吃至极,我著文《鱼鰾花生》发表之后,很多朋友都想尝尝这道美味,我说,那得提前备料,一条鱼只有一个鱼泡,一盘鱼泡花生怎么也要十根,虽然鱼泡不值钱,但不是说有就有的。当然,到里下河去,就方便多了。

席间,我对咸肉蒸饭赞不绝口,华说起当年上中学的往事,他中学有个年龄比他大的大哥,处处都护着他。那年头,吃肉是极奢侈的一



母爱”的散文征文。于是,我立即重写了原先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,并改名叫《还魂记》,记述了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几十年历程。写作期间还有一件有趣的小事,冯立三老师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的儿子海靖有点文学天赋,于是从袁鹰老师处打听到我家的电话,特意打给他,并说:我们愿意等你——让你写写你的母亲……

虽然有才,但是多少有些疏懒的海靖也被打动了,于是他两个晚上就写出了一篇数千字的长文《直击老妈》。这篇散文,凡是看过的朋友都称赞海靖把母亲写得“跃然纸上”;海靖自己,也说是“对老妈的一种回报。而《我们伟大的母亲》这两本上下两册一红一蓝的散文集,也成了很多作家的心头所好。

而对我来说,包括这

本书在内,几乎我所有的散文,贡献最大的,应该就是袁鹰老师的激励和鼓舞。

所以,每次当我有了新作的时候,几乎都一定会寄给他;我也曾多次邀请他到杭州以及我的老家——台州玉环去看看。

因为袁鹰老师曾经说过:“对于写作,文玲你会一直写下去,对于写作,你永远永远是逗号!”

好一句“永远是逗号”!这对痴迷写作的我来说,不啻于是天籁之音。这样振聋发聩的激励,会永远激励着我:只要活一天,写得慢一点,少一点,也要写下去……

这些几乎都已几十年前的小事了,即便这些事是那么渺小,小得就像我书桌旁的那颗只有米粒那么大的小石子儿,但只要一抬头,就会在我的眼前浮现。

件,能吃到米饭已经是大餐了,更多的时候是喝麦片粥,粥里加大大米,能吃到一块米块,那个香啊。华的大哥告诉他,打粥的时候要饭勺沉入锅底,轻轻移,慢慢提,能捞

米块与抹布

王干

到大家伙。这个大哥对华特别友好,每次捞到米块,都与华分享。有一次,打完粥,他向华努努嘴,示意他食堂外去。华捧着粥碗,跟随他来到食堂外。他神秘地对华说,今天捞到“大鱼”了,分你一半。原来大哥怕在食堂引起同学们的公愤,悄悄来到外边和华分享他的超级大米块。

华也很兴奋,期待超级大米块

的出现。大哥用筷子谨慎地将能照得见日月的稀粥里搅了搅,然后夹上来,但这次捞上来的不是米块,而是一块抹布。大哥很失望,说,这些厨师太马虎了。华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,大哥也跟着笑了。我和华说,今天我们不仅有米块,还有肉吃,就这点来说,比从前幸福。

前一阵,我和高中同学姚相聚。姚外号大个子,一米八五,当年在篮球队当中锋,我是控卫,我们经常在空中连线,累累有好战绩。姚同学个子大,饭量也大,经常吃不饱。当时我父亲在供销社工作,比农家子弟的生活要稍好些,他偶尔也来我家蹭饭,但他太能吃,一次能吃一锅饭,我们就有点敬而远之了,毕竟大家粮食都有限。相聚的时候,大家不免“忆苦思甜”。

人之食性,逾时空也。

有三位青年

钱红莉

有三位青年,同去巴黎学画。两位学成归来,其中一位,慢慢坐上了

美院院长的位子,颇受国家重视,同样广受大众追捧。另一位回国后,起先任教于美院,后辞职,专心绘画。作画前,他囫囷煮一锅饭,连食数日。最后,不得已,将半生心血悉数毁尽,冲入洗手间,离开上海,远走香港。

还有一位,一直留在巴黎。他的画,曾经深受著名经纪人赏识。后来,为坚持个性,免受钳制,与经纪人分道扬镳。原本家境优渥,后破产。穷困潦倒的他,去餐馆洗过盘子,去瓷器厂画过粗坯……一个寒冷的冬天,在租居小屋取暖,煤气中毒而逝。

三位青年,分别是徐悲鸿、林风眠、常玉。

留在巴黎的是常玉。他的画,浸透着个体生命的孤独感,像一个人在黑夜仰望星辰,抑或睡不着的夜,于窗前静看满月……我每次听肖邦,眼前总要闪过常玉的《幼鹿图》,或者一只孤单的小象置身浩渺无垠的沙漠……肖邦的琴声,与常玉的墨色,是同质的。

古典乐与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颇为相融,自洽地达成了视觉与听觉的互通互补。比如林风眠系列侍女图卷,总叫人想起柴可夫斯基《船歌》,或者马勒《大地之歌》,极尽宽阔而又疏离的柔美,遍布初月将升草草一片的安详。

西方教堂壁画中的圣母像,与我国古寺的观音有着相似的气质,慈悲、安详,横贯富态之气。观音首先是男性形象,后来,慢慢地,在民间普遍地演绎为一个女性形象了,天庭饱满,地阁方圆。

林风眠的侍女,眉宇间有着似有若无的哀意——这哀意里,有着不被驯服的点滴妥协。

每次听《船歌》,几欲吨吨过去,恍惚间,琴声破空而来,一如正午响雷,将生命的哀意敲醒,大雨飞泻。亦如盛夏观云,长空万里的白里,也会隐藏不为人道的哀意。说到底,还是生命的孤单感。

了,翻上阁楼,大哭一场……十多年后,为了不让二老爬上爬下,我把新房让给了他们,与妻子孩子又爬上了这小小阁楼。小阁楼成了我们的窝。

千禧年夏天,留在西安的同窗来信说:“还是你幸运。”又问:“小阁楼还在不?”于是,我又去了伴了度过几十年岁月的小阁楼的遗址。那上面还是一片瓦砾。

前年春节,我再次回到梦牵魂绕的旧地,那里高楼林立,找不出一丁点当年的影子了。

招生老师并没有被学校给我的“可怕”评语吓倒,大胆录取了我。

那年,我参加高考

十日谈

招生老师并没有被学校给我的“可怕”评语吓倒,大胆录取了我。

那年,我参加高考